



## 不平衡的偶力

### 一

他本想應汪夫人的要求，在這W海岸多滯留個把月，滯留至學校開課後。現在他不能了，因為敵不住汪夫人的蠱惑，不能再在這風景佳麗的海岸——在暑假期中風景加

倍美麗的海岸——滯留了。

夏的W海岸，介在蒼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間的夏之海濱，飽和着一種倦怠的氛圍氣，是很適合於這藝術家——悼亡之後對世情生了一種厭倦的中年人——的心情。夏的W海岸的風物都是靜的，祇有天空中的幾片浮雲在緩緩地移動。很洽意的涼風，雖常輕輕的掠過波面和樹梢，但海水和樹枝並不發出何等嘈雜之音。夏的W海岸是一種寂寞，說不出來的寂寞，不可思議的寂寞；就連在許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館裏和松林後的散步道上的人羣中，也能感着這種寂寞。

海波呈幽靜的碧色，能冷息人的興奮頭腦的幽靜的碧色。他常想一個人駕一艘尖頭小艇自槳着在波面浮泛，或沿着不規則的曲線形海岸浮泛，或浮泛到灣港內的幾個小島上去；但他終沒有這種心緒和勇氣。

以松林爲中心點，松林的右面有個公共遊樂園，園的中心有一個八角形的音樂亭。

繞着音樂亭的前面作半圓形的擺着幾重長方形的坐椅，吃過晚飯後的海岸旅客多到這亭前來坐着聽樂隊奏樂消遣。他也常到這音樂亭來，他聽着他們奏的憂鬱的小曲固然很悲痛地感着寂寞，他就聽着很鬧熱的很歡樂的曲也覺得他們奏出來的曲音非常的萎靡，非常的悲哀。他最感着寂寞的就是那時候，望着一羣年輕的音樂隊奏完了樂，默然無聲的各持着樂器，輕輕地，緩緩地，下了音樂亭，步出遊樂園向松林裏消滅去那時候。松林左面的建築物多半是當代偉人們和資本家的別莊。她的——她的丈夫的別莊也在裏面。幾列別莊的後面就是W海岸唯一的旅館。旅館左後方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和一部分的海岸線相接觸，四面用鐵欄圍着，祇留一個後門通出沙汀。園裏面花徑的兩面擺着幾張梳化椅。旅館的右後是條敷着白砂石的小街路。街道後面都是W海岸的漁家，構成一個小漁村的漁家。小漁村之後是一列滿植松林的小山。小山之後，望得見的祇有青空和白雲了。

傍晚時分太陽掛在漁村後的山頂上時，金黃色的光線投射在碧波上面，反射成一種美麗的光彩。

他的遊散祇在旅館附近的很狹的範圍內。他最喜歡的是沙汀和旅館的臨海的騎樓，因為站在這兩個地點可以極目的眺望。

他也常無拘束的橫仰在松林的蔭下。松林的枝葉受着海風的壓逼，向內陸低垂。他仰望着天空，無感覺的仰望，有人走過他前面時，他像看不見的，也像聽不見過去的人的足音。他有時也聽見漁家裏的小孩子們的笑聲，但此種天真的明朗的笑聲祇一刻工夫也給他周圍的沉重的幽靜遮壓住了，他仍然是無感覺的，很悲寂的仰望蒼空。

他很沈靜的橫臥在松蔭下，常繼續了幾個鐘頭，他覺得自己像離開了軀殼，也參進自身周圍的大自然裏去了。他像一根很輕的枯草浮在沉重的幽靜的海水面漂流無定。美麗的幽靜達到她的最後期了。小艇裏和松蔭下再發見不出這種幽靜來了。W海

岸的一切自然物像變了態度。音樂亭裏奏的樂曲也像很和諧的很響亮的向四空輸送牠的聲浪。在他面前走過去的人特別的多議論多說話。漁家的小孩子們的笑聲和哭音近這幾天來特別的銳敏的刺激他的聽覺。從前他以爲是很沉靜的海近這幾天來每晚上也很有生氣的奏她的潮浪的歌曲。他的海岸生活也有點兒變調了。海岸的空氣和他的避暑的生活前兩星期是很沉靜的，自汪夫人來後一變而爲騷然的了。

他在W海岸滯留了兩星期之久了。

一天的下午，他在沙汀上散步，他望見一個三十歲後的女人攜着一個小女兒也站在那一面的沙汀上眺望海色。他和那女人間的距離太遠了，面目看不清楚。過了一刻，那個女人攜着她的小女兒向他這邊來了。他們間的距離漸次短縮了，他約略一望，覺得這女人的風態很好，身軀修長的一個中年美人。他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來的。他和她的距離不滿二十步路了，他明瞭的認識了那個女人，忙跑到她前面，她也微笑着向他點首。

『你還認得我？你什麼時候到這海岸來的？』她伸出隻雪白的纖手給他。他握着她的手時，覺得還像舊時一樣的柔膩。

『我望見你的後影，就猜是你了。』

『你就猜中了！那末我沒有什麼變更麼？你的面影也和從前差不多，不過稍爲黑瘦了一點。』

『我們幾年不見了！』他很感慨的說。

『幾年了呢？』她歪着頭凝想。

『八年多了。』

『八年？』她睜着她的雙眼望他，表示她的驚異。『是，有的，有八年了。我這女兒今年都有六歲了。』她隨後又微笑着點頭。

她的眼睛還像從前一樣的有媚力。他覺得現在的她是很美麗，比八年前十年前還

要美麗。十年前的十七八歲的她雖然美麗，但富有脂肪分的她的身體是很肥滿的，趕不上今天的她的風態。

他和她靜立在沙汀上，你望我，我望你的無話可說了。四個眼睛碰着時，一個臉紅紅的低下頭去，一個臉紅紅的翻過臉去裝作望海。

她乘勢低下頭去對她的女兒說，

『你把手給這位先生——高世伯，高伯父！你把手給他，和他握手。』

女孩兒伸過手來，但不敢望他。

『這是我生的女兒，采青——怪俗的名，她爸爸取的。——進了小學的一年級喲。說是七歲，其實還沒有滿六個足年。』她臉紅着再仰首望他。

眼睛很明敏的女孩兒，顏色微黑的，怕是像她的父親吧。

『秋霞就這樣的一病死了，誰都夢想不到！』她歎了口氣，半似安慰他，半替他悲歎。



「……」他也祇跟着歎了口氣。

「像她這樣好的一個賢夫人，不像會這樣短命的。我們——不，我真的對不起她了。……」她怕提起前事害了他傷心，或害他在她面前不好意思難過，馬上轉過話頭，「我離下市太遠了，她病了這麼久都不能來看看她，真的對不起她了！」她說了後再繼續着歎了幾口氣。

「你幾次在北方寄來的人參和餅乾罐頭等，她收到了時也很感激你們。」他像替亡妻向她道謝。

「那算得什麼？她沒有對你說我什麼嗎？」

「沒有，沒有說什麼。她祇說舊日同學都星散了，在下市的沒有幾個，想會會面都不容易。她尤其是很思念你，說你對我們比別人不同。」他再歎了口氣。

「……」她再低下頭去，默默的沒有話說了。她像在追憶什麼過去的事。

『……』他也再沒有話繼續了。

『想不到我們還能夠在這裏會見！我真的……』

『我還不是這麼想。W海岸離我們F市已經很遠了，離你們寄居的P城更不消說了。誰料得到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會着。』

『我忘記問你住在什麼地方了。』

『就在那家旅館。』他翻過頭來指着那邊一棟大洋房子給她看。

『又嘈嘈，又寂寞！』她笑着說。

『怎麼說？』他也笑着反問她。

『日間客多了，不是很嘈嘈麼？夜間你祇一個人睡在一間房子裏，不是很寂寞麼？』

他覺得她說話還是和從前——女學生時代——一樣的活潑而無忌諱。

『你住在什麼地方？』

『她爸爸前年纔買了一家別莊——很小的沒有樓的屋。你去年前年都沒有到這海岸來吧。我們每年都來的。』

『你們有別莊在這裏！真闊！我竟不知道。』

『別莊窄了點。不然你也可以搬到我那邊去同住。兼且她的爸爸沒有來，你過來同住也不很方便。』

『汪先生沒有來麼？』他忽然的心上燃燒出一種希望，但同時覺得這種希望燃燒得太卑鄙了，太對不起亡妻了，他忙把牠打消。

『商店裏的事很忙，交不下來。就來也怕在八月中旬。或今年竟不能來也未可定。我是來養病的，不要他來還安靜些。』她說了後笑出聲來了。神經過敏的他總覺得她的笑她的說話都有蠱惑性的。

『身體不好麼？』

『有點內病。不大要緊的病。』

『要保重些纔好。』

『謝你！我有許多話要問你，要和你說的，一時找不出來，就找得出來也一時說不了。你有空就到我的別莊來耍吧。』

他和她還談了許多關於海岸風景，海水浴場的設備的話。旅館催晚餐的鐘聲響了。『我們走吧！』她攜着女孩兒先舉了足，他跟在她們後面向旅館那方面來。

二

高均衡，他的妻杜秋霞和汪夫人——她的女學生時代的名叫吳玉蘭——小的時候是同學——在F村的一個小學校的同學。在小學時代吳玉蘭就得了美人的稱號。

高等小學畢業那年，高均衡十五歲，玉蘭也十四歲了。她的體格很發達，由外表看來誰都說她比他大。她和他由學校回家是一路的，所以村裏的人都當他們是姊弟兩個。

『玉蘭，你大了後要嫁人作老婆的，是不是？』天真爛漫的均衡有一天在由學校回家的途中忽然的問了她這一句話。

『我不嫁喲！』玉蘭很正經的回答他。

『爲什麼不嫁？』

『嫁不到好人家，我不嫁！』

『玉蘭，你不能嫁我麼？你答應嫁我，我定做個偉大的人物給你！』

『你家太窮了！我嫁了你怕沒有豬肉吃，沒有乾飯吃。你家裏天天吃稀飯吧。是嗎？』

『不一定喲！』均衡年數雖少，但也會臉紅。『隔幾天也買斤把豬肉，吃幾餐乾飯。』

『均衡！你爸爸吃鴉片，太難看了！我看見他——前星期日我看見他在曬禾坪替一

個買豬仔的人和賣豬的吵嘴，露出兩列的黑牙齒，真難看！我不能嫁你，我不能叫他做爸爸！玉蘭說了後還緊蹙着雙眉。

均衡再沒有話說了，低着頭一直向前跑。玉蘭看見他不說話，忙低下頭來望他。

『你哭什麼？你哭了麼？』

『……』他不理她，急急的跑回家去了。

他在這麼小的時候就嘗過戀愛失敗的滋味了。他也從這麼小的時候起就立志做偉大的人物，打算向她復讎了。

小學畢業後，他進了中學校，她也進了初級女子師範學校。在中等教育期內的四年間，彼此都互相忘卻了。

均衡在中學畢業後，因為家計不好，不能升學，由友人的推薦，在村裏的M小學校當教員。

未到任之前，他打聽得這間M小學校除姓田的校長外，還有四個教員，連自己五個。五個教員裏面有兩個女教員都是和他一樣的新任，一個姓李的，一個姓吳的。

行開學式那天，由校長的介紹他和幾位同事都認識了。

『這位也是新任的先生，吳玉蘭女士。』

『啊呀！均衡，高先生你也在這裏麼？』她的態度很從容，像和男性交際慣熟了的。他到這時候反爲不好意思起來。

『你們都認識的麼？』校長用驚疑的眼睛問他們。

『從前同一個小學。』玉蘭忙解說給校長聽。

『那末你們彼此還不知道同在一個學校任事麼？』

『我小學畢業後就跟我的父母搬到F市去住了。他是在鄉間的中學。』

『那很好了，你們都是舊知，以後更容易互相幫忙了。』校長的『舊知』兩個字在

他們聽來帶點懷疑而諷笑的意思，他和她不覺臉熱起來。

由均衡的家裏到學校來有五里多的路程，他早來晚回，午飯就在學校裏吃。玉蘭寄寓在她的姑母家裏，離學校有兩里多路。

每天放學後，他應她的請求多走點路送她回她的姑母家裏去後，纔由小道回家去。均衡自和玉蘭在M小學校同事後，有一種捉摸不住的哀愁的氛圍氣一天一天的把他包圍起。說是青年人每遇春期必有煩惱，但去年春間還在學校裏念書時並沒有覺着這種哀愁。尤其是和玉蘭分手後，一個人在田畦道上走着向家裏去的時候，望着碧色的秧田，蒼色的松林，眼睛裏常包含着泡清淚，稍有所觸就要淌下來的樣子。但近來覺得心裏是很空虛的，想求一種東西——能夠充填這種空虛的東西。但所求的是什麼，自己又莫明其妙的不知道。名嗎？有點像『名』。利嗎？有點像『利』。戀愛嗎？有點像『戀愛』。總之他近來的煩悶完全是有所求而不能達目的的煩悶。不想求一種東西而無勇



氣去求的煩悶！

玉蘭的姿態日見濃厚的刻在他的心坎上了。桃色的雙頰，柔潤的鮮血色的唇，敏捷而巨大的黑瞳子，富有彈力的乳房的輪廓，常對他的易起變動的官能刺戟。玉蘭不單外觀之美能夠刺戟男性，她的內力，富有脂肪分的肉感的想像尤更容易把男性醉化。

初夏的一晚，均衡因為學校開校務會議，在學校吃了晚飯纔回去。陰曆四月初旬的夜晚，有了相當的月亮，他還是循舊例送玉蘭到她的姑母家門首來了。

『玉蘭！』他想這次的機會不該錯過了。

『什麼事？』玉蘭抬起頭來望他。

『這樣好的月色，真不惜願回去！』他仰望着天際的碧輪。

『不回去怎麼樣呢？』

『我們倒回去再走一忽不好嗎？我再送你回來。』